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

孫孺 覽 遵 悛弟子苞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曾祖羨晉光祿勳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

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閒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剪暴國亂朝危宜立公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

宋書曰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
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驅
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十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
同叛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
壯士人情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
事御仗先有諸葛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
入帝悉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
宋書曰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人

情毋離莫肯為用

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别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孝祖族子琰字敬珉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為南

梁郡太守明帝泰始元年晉安王子勛兵起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士人前右軍杜叔寳等並勸琰同子勛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寳

宋書曰叔寳乃坦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又曰太宗知琰逼迫猶欲羈縻之以琰兄璞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將軍、

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攻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塞塹

宋書曰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山陽王休祐為諸軍総統三月又遣寧朔將軍劉懐珍等馬步三軍助勔討琰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道生等馬步八千東據宛塘勔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惟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

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動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四月乃出軍攻動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段僧愛交稍僧整刺僧愛殺之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軍來會初叔寶本謂臺軍住歷陽不辨進順等惟齎一月粮既與動相持久軍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動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强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

以自立所賴者彼粮將盡我食有餘若叔寶米至非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惟從間道襲其米車出其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然之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黄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必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廂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懐領五百人居前與

安國回等相遇仲懐部曲皆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懐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懐仲懐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仲懐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復夜往燓米車驅牛二千餘頭還順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

城外山陽王休祐與琰書曰今大軍長驅日造城下勢孤援絕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言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齎手詔宥琰罪勔亦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六月勔築長圍始合嘗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等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叔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

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免式實得勔衣帽而去
勔於是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壍東南角有
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頹落
既傷將士又使人情阻壞不如先自毀之勔從其言
又用草茅苞土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
燃複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
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
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

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户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有云若命足下髮膚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后土寔聞此言勔猶不決及尋陽已平叔寶閉絕子勛敗問傳者殺之時琰子邈擊建康太宗送邈與琰說南賊已平叔寶等猶提守備方固時南賊降者並送琰城下與城内交言由是人情阻喪

十二月琰乃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
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
宋書曰晋熙太守衮湛之據郡同逆沈靈寵自廬江
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未敗棄軍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逃
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
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為城內所懐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懐義父頴之位並郡守

南齊書曰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別宋氏

帝族

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大明初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

伐陳擅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帝甚悅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稱帝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同子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末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懽笑即觧馬

與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庶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生為立碑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虜汝陽司馬趙懷仁率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進討虜衆驚散又斬虜於都公關拔於汝陽臺東獲車一千三百乘斬一百五十級虜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帝以其書示

勔勔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籍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撫虜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界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途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縶上納之元友議遂寢

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念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

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髣髴坵中朝士雅素
者多往遊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
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
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宻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
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
休範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
聞休範衆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謚

曰昭子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為桂陽王休範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同直殿内並為宋明帝親待由是與齊武欵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悛齊武嘗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與齊武前後所納稱此後還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脩未畢江水忽至民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堤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

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僮出謁至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繼以涕泣士民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齊高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起兵齊高總衆悛初免喪齊高呼悛及弟愃入省欲使領支軍

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齊武自尋陽還遇悛醼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侍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須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謂急在外至是帝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

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
非臣所及敢不以寔仰答遷太子中世子領越騎校尉
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及即
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
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
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甗山
銅罍罇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駕數幸悛宅
宅盛脩山池造甕牖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中

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奥比

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無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

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帝從一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惔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惔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
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戮明帝啓
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
以白衣再除左民尚書明帝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
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妃明帝又為晋
安王寶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
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卒贈太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子孺字季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毁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携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遊宴賦詩大為約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

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
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
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累
遷左民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
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
以毀卒謚曰孝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
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顯貴有集二十卷弟覽字孝
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朞不

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内史居郡尤勵清節後為左丞卒官弟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

為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
寵遇時輩莫及卒官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
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
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旣以鳴謙表
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
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
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

梁書曰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覈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書曰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痛惜不能自已

其見愛賞如此悛弟子苞字孝嘗一字孟嘗父愃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

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悲耳因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殁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温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宏妃弟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殘菊詞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芭居

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

以此歎惜之悛弟繪字士章

南齊書曰父勔門多賓客使與共語應接流暢勔喜

爾後若束帶臨朝可與賓客言矣

初為齊高行參軍歎曰劉公為不忘矣及豫章王嶷鎮

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瑯邪王詡為

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

然閣下自有二驥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剌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中書郎嘗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脩撰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子良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南齊書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與此稍異

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誅繪伏闕請代兄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

晊愛其侍婢繪奪取之具啓聞寶晊以為恨與繪不協
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南齊書曰持喪墓下三年食粗糲
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
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及東昏見殺
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另見孝綽弟潛字孝儀
幼孤與諸兄弟相勵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常云三筆六

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太子仍補洗馬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民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

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孝儀為人寛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
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時以此稱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弟孝威氣調爽逸
風儀俊舉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大同中白雀集東宫孝威上頌甚美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
自立孝祖蹈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父撫所在流

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彫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一

薛安都從子淵　鄧琬劉胡

宗越　吴喜

黄回　杜驥

吉翰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宋武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陜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强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陜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

愚按安都破魏兵事已入柳元景傳故此傳翻覺寂

寥

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宋書曰安都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弒君父何忍事之

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臼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否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

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乗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庾淑之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勲臣云何放恣輙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不容主上亦無辭相

宥因載俱歸其年以僤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
及魯爽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宋書爽傳曰爽覩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
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
反時皆云關羽斬顏良不過是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
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
遣將劉諶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

騎出其陣右橫擊陷之

宋書曰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

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榛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同子勛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携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同安都明帝遣齊高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

為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動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動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欵

宋書載啓曰臣庸隷荒萌過蒙孝武殊恩犬馬有心
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
死報今天命有歸羣迷改屬輙率所部伏聽湯鑊
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
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淮北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
迎之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安都從子淵本名道淵避
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齊高
鎮淮陰淵遁歸委身自結於齊高果幹有氣力宋元徽

末以軍功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

資治通鑑曰蕭道成聞袁粲欲圖已遣淵同軍主蘇則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淵固辭道成強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

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

努力無多言

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遥呼渊渊驚起率軍赴難

資治通鑑曰王藴向石頭期開南門時暗夜渊據門

射走之

及齊高即位累轉太子左率卒於司州右將軍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

禄勲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

宋書曰卒衆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

宋書曰琬弟璟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久之得還歷丹楊丞大明七年孝武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擢琬為給事黄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以次居第三登極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

書褚靈嗣等馳告琬泣涕請討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
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
宋書又載琬言曰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
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
立明遂稱子勛教即日戒嚴
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
宋書載旨曰少主昏悖顧命諸臣皆戮驅逼王公幽
辱太后京師諸王並見囚逼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

橫流令便擧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

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效死前驅

宋書載亮言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鄙州士子世習忠節况會屬千載請效死前驅

衆並奉旨

宋書曰初廢帝使荆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下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加

征鹵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內得甲士五千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使記室參軍荀道林作檄馳告遠近

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

武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黄閤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之

宋書曰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上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不欲先彰同異勅命進道信未報琬遣數百人刼迎子元於鵲頭

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

宋書載檄曰陽六數艱二凶縱禍宗王俛首姑息逆朝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捘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暉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嗣主

荒淫孫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
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
海昏有紹豈圖宋末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墓
竊天寶反道效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覆
移漢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七三聖靈何辜而
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
支苗輕屬猶或忘軀況孫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
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袵金誓復宗祀

購明帝萬户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餘各有差明
帝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顗馳書
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帝位琬乃稱説符瑞令
顧昭之撰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稱崇憲
太后璽令羣僚上尊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
皇帝位於尋陽改景和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
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足為輦置殿西是
夕有鵂棲其中鵄集其幰又有禿鶖集城上拜安陸王

子綏為司徒其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閤柱鴟尾墮地又
有鵩棲其帳上琬性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身自量校至
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
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
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遺領
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攻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
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
侵犯若有逼損誅剪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

褚圻冲之於道與子勵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啟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亡沈攸之代為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褚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

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六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内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

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

權畧

宋書曰薛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援胡率步卒一萬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策馬陷陣回還為追騎所刺或救之得免殊死戰胡軍大敗捨糧棄甲緣山步走乘勝追之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懼開城突圍走攸之等拔赭圻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陳

紹宗單舸奔鵲尾

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民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

資治通鑑曰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中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懐明劉亮求中書郎休仁即使淵擬選帝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

朝與豈臣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帝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風潮奔迅榜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救役數十人順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

宋書曰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内路欲攻錢溪既

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計乃托疾住鵲頭

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奮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

宋書載胡謂顗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遏其上大軍

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如之何胡曰彼尚得遡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

顗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

宋書曰資實霞沒都盡焚米二十萬斛胡衆駭懼誑顗曰吏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命顗悉渡馬配之

夜走徑趣梅根顗鬧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宋書曰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詐報子勛曰顗降軍散惟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一戰當停據盆城誓死不二乃於江外夜走沔口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

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謝罪

宋書曰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急矣計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謝罪耳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

宋書曰時中護軍劉順在坐驚起抱悅左右欲殺之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

悦因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脱鏁入城執子勛因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懐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自度不免因隨懐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彦追胡逢送胡首者殺懐直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任叔兒已斷白帝楊

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偸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以面拗黑似胡故名拗胡及長單名胡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宗越南陽葉人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

鏵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輙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户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

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居多

宋書曰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拒戰大破之斬二將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

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

愚按越逼略義宣子女此一事便足死不待黨於昏

暴也孝武宥之何故豈以同醜自慙耶

追論前功封始安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面者欣欣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閤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

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處帝不能容帝接待雖厚內並懷懼帝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罹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

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舍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

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宋書曰黟歙二邑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再往皆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邑誘說羣賊賊即日降

明帝即位四方兵起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

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寛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征民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宋書孔顗傳曰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下

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子勛寧朔將軍劉延熙遣楊孫禧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扼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陣斬玄禧之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相持庚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遥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輙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

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征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侯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陣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着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配之

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狢食人每見之輙奔走農夫狀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與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栅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栅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首傳京邑喜軍至義鄉子勛輔國將軍

車騎司馬孔璪屯吳興南岸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惟我而已令不遽走將爲人擒左右聞之各散走璪與曇生焚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倉廩遇雨不燃無所損失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璪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還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月四日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

與子寶素擕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之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塘錢塘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乃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喜遣鎮北將軍沈思仁强弩將軍任農夫南臺御史阮佃夫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陣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

主孔顗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閼法炬射殺樓上弩手顗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初子勛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詣喜歸誠及孔覬自會稽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

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

遷步兵校尉封東興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征泰始四年累除驍騎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子勛衆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

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帝聞之益不悦後壽寂之死喜内懼因乞中散大夫帝尤疑之及帝有疾為身後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宋書曰喜既死上與劉勔等書歷數其罪有曰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朕

非忘喜功勢不獲已耳

初帝名喜入內殿與言譴酬接甚欵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帝素多忌諱不欲食器停凶禍之室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儆入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劭回隨從有功免軍户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録遇赦因於宣陽門與人相博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

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回奉事明寶竭其心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回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又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兵起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征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聞喜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內逼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於新亭創詐降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

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四年建平王景素起兵回又率
軍前攻城平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
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起義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
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不從齊
高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
齊高於朝堂事既不果齊高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
協斬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
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刃楯

回使十餘人以水交洒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
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
宋書曰鹵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
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為屯騎校尉見
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
求南兗遂率部曲輙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
加都督齊高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名之及上車愛
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害回既貴

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輙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兄坦頗涉史傳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初坦高祖耽避難河西秦王苻堅平凉州始還關中宋武平長安隨從南還

常以傖荒遇之雖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慨然
嘗與文帝言及史籍帝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
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出今
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帝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坦
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
遷涼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
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
必能也帝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臚年十三父

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録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驎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驎欲棄城走慮為文帝所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簴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驎遣使紿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

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驤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引衆去驤亦委城南奔白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直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帝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

史糾曰此一役也驤罪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

如鬼如蜮不宜入循吏令改附於此

十七年驤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

自義熙至宋末刺史惟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帝遣主書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帝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褘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

所莊貪横家累千金

宋書曰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絶

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墻閒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翰為

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知賞元嘉中歷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史糾曰典籤固有罪然罰之可殺之不可殺刑法之
吏以寛不赦之民不宜入循吏　宋書索虜傳曰蓋
吳北地瀘水人先是虜地謠言滅虜者吳至是吳年
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叛虜諸戎夷並響應有衆
十餘萬虜主拓抜燾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
表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蒼元蹈犬噬之悲
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虜天亡

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闔境顒顒仰望皇澤伏望陛下給一旅之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厭捍內寇覆其巢穴退可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燾遺軍屢敗乃自率大衆

攻之吳又表曰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鶚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内發愍及戎荒剪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天未忘難禍患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忿傾首東望仰希拯接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東西結連南北樹黨遥憑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鹵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

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旣震足使姦鹵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盖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致克捷屢遣表疏遠効忠欵志梟逆鹵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襃奬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雖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

授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中流矢死吴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破散　北史陸俟傳吴因俟赦其二叔死罪遂斬吴自贖與此不同當從北史　愚按吴身雖居魏而心實係宋故予特從宋書索虜傳録出附宋傳末云

論曰凶人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安都自致奔亡亦為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吴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黄回以

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命矣夫

杜驥貪生嫁禍吉翰舞文立威削循吏而入雜傳詎云過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二

齊宗室

文皇帝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曲江公遥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胄 穎達

文皇帝諱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遷晉熙王昶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同宣帝諱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

明三年高帝將受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此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遣軍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害之

南齊書曰栢年華陽人世為土豪知名州里宋世以

晉壽太守討氐賊遂為梁州栢年强立善應對既誅
太祖猶曰栢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
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
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
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
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
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

宮之主自應以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憒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傔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

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謂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

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

南齊書載太子問少傅王儉等曰曲禮云無不敬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令與下之奉上摠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有云禮主於敬尊卑所同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令乃移敬接下豈在三義儉曰奉君必同至極逮下不慢而已傳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

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非嫌太子日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别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畧而礙

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

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説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徳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

川王映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

南齊書曰太子以長年臨學亦近代所未有

明年帝將訊丹陽所領因及南北二百里内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録三署囚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而性頗奢麗宮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帝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中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極山水慮帝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欲毀撤應手遷徙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帝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帝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帝幸豫章王嶷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大怒收監作主

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内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帝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帝嘗幸東宫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内輦中故帝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謂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帝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有疾帝

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士民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帝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諡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後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

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資治通鑑曰太子子孫無遺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始與帝俱受學於雷次宗
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
封謚無子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
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

須侍姨差年七歲出繼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横流
帝執其手曰伯叔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
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憾車雉尾扇等事事
依正王匾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𡯁羸骨
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籖曹道民具以聞帝即幸
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慕曰昨見衡陽猶奇毁損卿可
數相撫恱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
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朔

望輙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五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栁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情遊江海形入紫闥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慠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歷秘書監延興元年明帝將圖篡逆忌高武諸王遂為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永

泰元年又見害復以武陵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仕宋位奉朝請卒高
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緬是為
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諡靖
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
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
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
為神雀子遥光嗣改逆臣傳遥光弟曲江公遥欣字重

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欣繼爲曾孫遥欣髫齔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遥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及見耳言之慘然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遥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翔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

明帝入輔遥欣與始安王遥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遥欣為兖州刺史時豐城公遥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餎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遥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遥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耶建武元

年進號西中郎將封曲江公遷荆州刺史加都督明帝
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為楊州居中
遥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遥欣好勇聚畜武士
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遥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
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
王禮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
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
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

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於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逯欣弟逯昌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南齊書魏㐭傳曰遥昌字季暉解褐秘書郎建武元

年封豐城縣公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師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主上與武帝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為鬱林上逼太后嚴令下迫羣臣稽顙踐登皇極未審聖旨何疑宏曰武帝

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二十餘王内升清階外典方牧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又曰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豈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

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相之今近藩無
成王之賢且霍光亦立宣帝宏曰霍光何不自立為
君慶遠曰此非其類皇上可比宣帝豈得與霍光為
匹若爾武王伐紂何以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
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人進城賜慶遠袴褶絡帶遥
昌永泰元年卒帝愛遥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
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佳則

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愚按信如所載魏
孝文何以又遣使臨江數明帝罪惡釋則不數數則
不釋其爲南齊書飾詞無疑南史削而不錄有以夫
資治通鑑又存其言誤也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
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
王子良與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
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辭

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士民畏愛及卒喪還士民緣沔水悲泣設祭峴山為立祠謚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紼靈輙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

南齊書曰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獨寶晊粗好文章

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已城內送款梁武
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有密謀及弟江陵公寶
賢霄城公寶宏皆遇害
愚按是時蕭衍將篡故忌而殺之本史何得云反云
伏誅若果反衍則齊室忠臣也今改之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
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
及鎮淮陽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

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後改為景先以避帝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吾兩人脱作領軍無忘今日艱辛也及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事帝盡心故恩寵特密

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嶷一人在席轉中領軍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舉兵荆州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空中應云攸之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窮之亦不見明帝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

年盆城漸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

南齊書載景先遺言曰自省必無起理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以兒毅等素闕訓範未有所識仰累聖明自丁荼毒妓妾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解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所賜宅曠大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分卹

謚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

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黄門侍郎淮陵太守宋順帝遜位立宫於丹楊故治帝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及還弒乃還後為雍州剌史在州不營産利勤於奉公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衾帝聞之愈加悅惜賜錢布蠟有差謚懿伯子穎胄襲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

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頴冑輕朱被身趨進轉美
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喪感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
帝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子良司徒外兵參軍
晉安王子懋文學頴冑好文義頴基好武勇武帝登烽
火樓詔羣臣賦詩頴冑詩合旨帝謂頴冑曰卿文弟武
宗室便不乏才帝以頴冑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
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懐
之後遷衛尉明帝廢立頴冑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頴冑

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所乘白牏牛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顥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顥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帝甚慙後為盧陵王子卿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顥胄移居民入城士民驚恐席卷欲南度顥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兗州刺

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頡胄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頡胄不平曰江公蓋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頡胄兵襲梁武梁武時刺史雍州將起兵慮頡胄不同遣頡胄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頡胄勸同舉兵頡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

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虎齋書與穎冑設奇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冑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冑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且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

史糾曰此傳大槩與南齊書同而微有異者齊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煜蕭文炤孫未陳秀南史則有席闡文一人齊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南史則云將步騎數百人茲屬小節不足深論若闡文創辭首義一史屢載一書全削傳信傳疑後人何從　愚按南齊一書梁武詔付秘閣改其

絖繆當從之南史皆附會也

忱亦勸焉頴胄乃斬天虎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閳文勒兵斬之傳首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頴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頴胄取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以頴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

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頴冑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頴冑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頴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頴達會軍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

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潁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潁胄輔帝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疾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潁胄凶問亦秘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璝亦衆懼而潰乃詔發喪詔贈潁胄

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纛

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

梁武帝集載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顗冑締構義始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物望岱覩河永言號慟可追封云云

喪還武帝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獻武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冑齊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

安與兄顗胄舉兵顗達弟顗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
智潛引與南歸顗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
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顗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
禪贈顗孚右衛將軍封顗達作唐侯
梁書曰顗達啓乞留一軍稅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彈
有曰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
繩請免所居官以侯還第詔原之
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

林宴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顗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顗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還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顗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顗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還於畝後張弩損腰卒第七

子敭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敭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惟有銀鏤銅鏡方尺敭時居母服為清談所貶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後克昌明帝取以非道遙光濟以殘酷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也穎冑荆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所致耶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